

一代棋圣吴清源传

天外有天

- 驰骋棋坛四十年 难寻敌手
- 十番棋大战 木谷实呕心沥血
- 春风少年 段祺瑞不堪匹敌
- 围棋“二十世纪第一人”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天外有天

吴清源著

责任编辑:洪文雄

特邀编辑:熊元义

版权登记号:图字 01-96-111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外有天:一代棋圣吴清源传/吴清源著。

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71-X

I. 天… II. 吴… III. 吴清源-传记

IV. K833.13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7175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中长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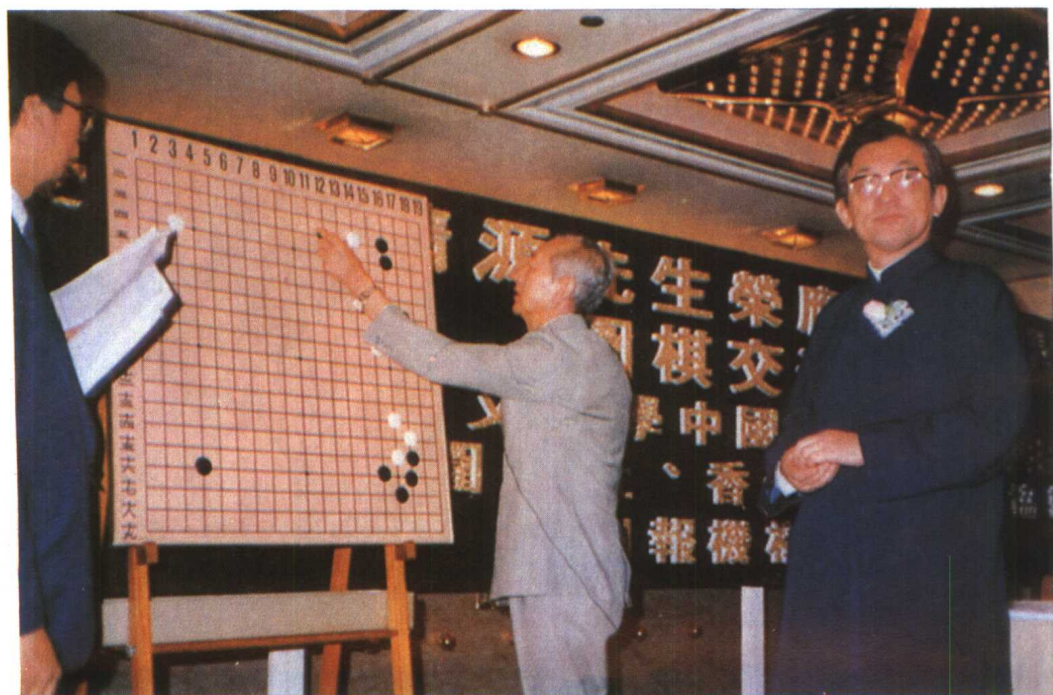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4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180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7-5402-0771-X/I·0363

定价:14.50 元

吴清源先生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中文博士学位。



吴清源作大棋盘解说，旁立者为沈君山。

吴清源夫妇与林海峰夫妇接受旅东京侨领翁炳荣之盛宴，
中立者为翁倩玉小姐、吴清源左边为杨振宁。



吴清源与金庸下指导棋。

吳清源先生圍棋棋風神逸兼而有之，真天才也，不愧為二十世紀第一人。此次吳先生接受中文大學榮譽學位是香港學術界一大盛事。謹書此致慶。

楊振宇



委托经销: ■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■ 北京世文图书声像有限责任公司
北京东四八条 52 号
邮编: 100700 电话: 64061143

目 录

崇高的人生境界 金庸(1)

“匹夫而为异国师、一着而为天下法”

——序吴清源先生《天外有天》..... 沈君山(5)

昭和棋圣

——为《天外有天》出版献词 --- 桥本宇太郎(9)

吴清源谈围棋规则 陈嘉锐(13)

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

香港中文大学第三十一届颁授荣誉学位及

高级学位典礼 (15)

第一章 赴日之前 (21)

第二章 新布局的青春 (44)

第三章 皈依红卍会 (73)

第四章 胜负与信仰——两路兼行 (92)

第五章 颠沛流离的岁月 (133)

第六章 应接不暇的十盘棋 (180)

第七章 名人战之后 (214)

第八章 以文会友 (239)

附 录:吴清源年谱 (263)

崇高的人生境界

金庸

某夜，在闲谈中，一位朋友忽然问我：“古今中外，你最佩服的人是谁？”

我冲口而出的答复：“古人是范蠡，今人是吴清源。”

这不是考虑到各种因素而作的全面性客观评价，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喜好。以大智大慧而论，我最敬仰的自然还是释迦牟尼；以人情通达而论则最佩服孔子；文学与历史著作中我最喜欢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当时所以说范蠡和吴清源，那是因为我自幼就对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。我曾将范蠡作为主角而写在《越女剑》的一个短篇小说中。至于吴清源先生，自然是由于我喜爱围棋，因而对他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。

围棋是中国发明的，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。但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，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。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，更由于他将这门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，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。

吴先生在围棋艺术中提出了“调和”的理论。以棋风锋锐犀利见称的坂田荣男先生也对之一再称誉，认为不可及。吴先生的“调和论”主张在棋局中取得平衡，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学和精湛的道家思想。吴先生后期的奕棋不再

2 崇高的人生境界

以胜负为务，而寻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创造，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。放眼今日中日棋坛，能有这样胸襟的人可说绝无仅有，或者梶原和大竹两位略有近似之处吧，但说到天才，却又远远不及了。

佛家禅宗教人修为当持“平常心”。吴先生在奕艺中也教人持“平常心”。到了这境界，奕棋非但不是小道，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。吴先生爱读“易经”、“中庸”，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归的红卍教。他的奕艺，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，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，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。大高手时见，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。

教我围棋的老师之一王立诚先生前年到我家作客，随同前来的有小松英树四段(当时)。晚上他们不停用功，向我借棋书去研究，选中的是平凡社出版的四卷本《吴清源打碁全集》。他们发现我在棋书上划了不少红蓝标志，王老师后来赞我钻研用功，相信他心中一定奇怪：“为什么你这样努力，棋艺却仍然如此差劲儿？”这句话他不好意思问，但问了另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？”

因为我敬仰吴先生，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，分享他胜利的喜悦，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。至于他的输局，我通常不去复局，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。相信这情形也解答了王老师心中的疑问，我非但完全不能了解吴先生棋艺的精诣，不能体会到他在棋局中所显示的冲淡平远，事实上是以娱乐的心情去打谱，用功自然是白用了。这大概是举世围棋业余爱好者的通病。其实，吴先生即使在负局之中也有不少精妙之着。但这些妙

着和新颖的构思,也只有专家棋士才能了解。前两年称霸日本棋坛的赵治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,他生平钻研最勤的是吴清源先生的棋局,四卷《吴清源打碁全集》已翻得破烂了,必须去买过一套新的。相信数百年之后,围棋艺术更有无数创新,但吴先生的棋局仍将为后世棋士所钻研不休。因为吴先生的棋艺不纯在一些高超的精妙之着,而在于棋局背后所蕴藏的精神与境界。

《天外有天》这部书写出了吴先生一生奕棋的经历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,吴先生毕生所寻求的,其实是一个崇高的心灵。只因为他的世俗事业是奕棋,于是这崇高的心灵便反映在棋艺上。新布石法、大雪崩内拐的定式,以及其他各种为人盛所称道的创造,其实只是余事而已。在吴先生崇高的心灵中,恐怕在近百局“十番棋”中将当世高手尽数打得降级,也只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过眼烟云吧。

很有机会为一位平生景仰的大宗师的回忆录写序,实是莫大的荣幸。

“匹夫而为异国师，一着而为天下法” ——序吴清源先生《天外有天》

沈君山

相传苏子瞻为韩文公庙立碑，傍徨思索，不能落笔，忽得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”两句，乃一气呵成。此传神一联，稍改数字：“匹夫而为异国师，一着而为天下法”，正足为吴清源先写照。

围棋是胜负的世界，善胜负者日人称之为胜负师。胜负师常有，但没世而名不称者居多。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后，对日本一流高手作个别十局比赛，将之全部降级，专就成绩而言，足够资格称得上第一流的胜负师。但在吴先生棋的世界中，胜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。对吴先生而言，围棋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种哲理，反复争棋的最后目的，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。吴先生韶龄渡日，纵横棋坛四十年，所创布局定式，不知凡几，这些新布局新定式，对当时的胜负未必有助，但却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新天地。此所以吴先生卓立于群彦之上，而为围棋史上划时代的人物。

然吴先生之赢得日本举国的尊敬，又不仅在棋艺。凡继往开来为一代宗师者，必有其特殊之气质，曾与爱因斯坦共事并为爱氏立传的一位科学家曾说：爱氏是他所识人中

6 “匹夫而为异国师，一着而为天下法”

最自由、最不妥协、和最有自信者。自由、自信，和不妥协是真正天才共通的特性，也正是吴先生围棋一生的写照。

突破前人巢臼的能力必然是从前人巢臼中摸索而得，浸沉愈久，当然愈不容易脱离旧规。吴先生六岁习奕，十四岁东渡，到推出新布局时，已奕了十多年棋，这十多年，他使用传统的布局，战绩所向无敌，但为追求“和谐的完美”（吴先生语），乃一朝弃其旧所依恃，另创新天地，若无自由自在、无所滞着的心灵，焉能致此？

独立自由的心灵是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，执著坚毅则是底定于成的动力。吴先生昭和八年对本因坊秀哉一局，以三三、星、天元起局。围棋之美原在海阔天空，在盘的任何一点都可落子，但日本棋坛的规章建制成于封建之幕府时代，故虽至昭和年代，仍遗留许多陋规，譬如三三称为鬼门打，便是忌讳之着，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。吴先生以十八岁之少年，面对代表传统君临日本棋坛已三十年之秀哉，毅然以三三起手，向不合理的陋习挑战。吴先生在决定如此起局之前，也必衡量过会因此引来多少批评指摘。从时代潮流而言，此封建遗习最后必将随幕府制度而俱去。但在将去未去之际，以异国少年一人，挑战三百年绝对之传统，不挠不沮，此局后来称为“昭和之名局”，其时代意义或更在棋局本身内容之上也。

凡开创新局，开始时一定是孤独的，而十次尝试，失败者八九，成功不过一二。

若无充分自信，几番挫折，生趣略尽，必然难以为继。吴先生首创雪崩定式，其中某些变化，一般都认为不利，但

吴先生却屡屡尝试，而且愈是重要的比赛，愈搬出来用。或以此相问，吴先生总说：还有些演变，没有研究透彻，再试试看。其所以必要在重要比赛场合试用，乃因为只有真剑决胜，全力以赴，才能窥前所未窥，吴先生自信之充分，对真理之执著，有若此者。

世人常曰“世事如棋”，其实棋何尝如世事。棋之争也公开，其输赢也清白，初未如世事之诡谲难明，然最后终局之胜负荣辱，其得失之道又彷彿相吻合。吴先生一生无世俗之心，不为物移，不为势劫，又不与世相推移，故当其盛时，落落寡合，无花团锦簇之荣。然七十引退之日，日本棋界怀念吴先生一生对围棋之贡献，于东京大仓饭店为吴先生举办纪念棋会，朝野名流群集，盛典空前，其殊荣又非当代棋士所能及，故其成就自在人心，然日人在文化艺术上超越国界之气度，亦有足称者。

吴先生与日本棋界恩怨友敌数十年，最后赢得彼举国之尊敬，但在自己祖国，以生逢战乱，竟无全国共聚一堂相贺之机会，此吴先生言谈著作间常引为憾者。今趁中文大学颁赠荣誉文学博士之便，海内外华人棋友共集香岛，以棋会为先生贺，并摘译吴先生自叙生平大作《天外有天》而出中文版，嘱君山为序，此为一业余棋士最大之荣誉，因谨就所知所感，略志数言。

1986年10月于台北

昭和棋圣 ——为《天外有天》出版献词

桥本宇太郎

命运之神仿佛早有安排——我们这一代棋士都是在飓风浊浪之中度过了艰难的一生。真的，回想起来，冒险于围棋生涯的人们，毕竟无一人曾一帆风顺过。当年，我怀着对职业棋士的无限憧憬，踏入了这深邃莫测的棋界大门。那时，棋士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，哪像今日这般荣耀。能靠对局的微薄收入糊口谋生的棋士的确是寥若晨星。后来，日本从“日华事变”开始，陷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漩涡。我们也被迫在战火中饱尝辛酸，直至战争结束，才重见天日。细想，今日这样繁荣昌盛的棋界，是我们从一片废墟中一砖一瓦地修筑起来的。因此，即使是整日坐着下棋的棋士，其劳累和辛苦也并非寻常。

就连我这个生长在日本的人，都不得不沿着坎坷不平的棋士道路，挣扎着走了半个多世纪；倘若再想想，生长在动乱的旧中国、来日后又久居异国他乡、饱受战乱之苦的吴清源先生，他的人生之路则更是艰苦卓绝、举世无双。

吴先生从幼年起自学围棋，独树一帜。十四岁时徙居日本，当时已经具有接近一流水平的棋力，被公认为天才。吴先生与我，同拜于濂越先生的门下，可称为我的师弟。在他赴日之前，我曾秉承濂越先生之意，前往中国与他弈了两